

勇闯魔鬼谷

徐宏智 著



群众出版社

勇 闯 魔 鬼 谷

徐宏智 著

群 众 出 版 社 1989年·北京

勇闯魔鬼谷

徐宏智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巨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114千字 插页2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4-0231-0 / I · 72 定价：1.95元

印数：00001——7000册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三个真实曲折的反特故事。派遣间谍“狐狸脸”性情残忍狡诈，匿身深山老林的魔鬼谷，扮作怪兽出没，行踪诡秘；一香港姑娘误入歧途，沦为异国间谍，被授与全套间谍活动后潜入大陆，隐伏在邮政战线的“笑面狼”，在外国情报机关指挥下，同暗杀、欺诈、美人计等卑鄙手段，妄图劫持我军某部机要干部。但是，狐狸精斗不过好猎手，经过我机智勇敢的公安侦察人员严密细致的工作，殊死卓绝的奋战，惊心动魄的搏斗，终于使一个个凶顽落入了人民的法网。

目 录

- 一 勇闯魔鬼谷…………… (1)
- 二 一个女间谍…………… (44)
- 三 “江茅计划”的
破产…………… (74)

勇闯魔鬼谷

事情发生在一九八一年秋天。

一辆北京吉普车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向前飞驰着。车轮过处，扬起一路烟尘。山路低洼不平，车子颠簸得十分厉害。但是，并没有因此而降低车速。

开车的是五龙县公安局年轻侦察员李铁良，坐在他身边的是侦察科长商磊。这些天，他们虽然已经被发生在边防线上的一个重要案件弄得十分疲倦，但依然没有放松他们得到的一切线索。

正是大秋时节，祖国的北疆，山峦叠嶂，红绿间杂，山顶上游动着轻纱般的薄云。在万木簇拥、青松浩瀚的林子里，人们采集着山产；从车窗缝里飘进来的山香气沁人肺腑，开人心怀。疲倦从他们身上消失了。

商磊和李铁良，脸上挂着微笑，透出心中的喜悦。他们不只是被眼前的大好秋光所陶醉，这一天的收获，更使他们感到无比兴奋和自慰。

他们是从座落在密林深处的一个技侦小分队那里回来。

他们回味着在技侦小分队的座谈会上所得到的情况和线索，使他们十分感到兴趣的，是关于一个叫做秀莲的姑娘，在山中采蘑险受熊害的故事。再就是边防军新近捉到一个外国情报机关派遣来的叫吴德路的间谍。

据技侦小分队介绍，那个叫做秀莲的姑娘是老猎户吴大雷的女儿，今年十九岁，浓眉大眼，长得十分标致。一天，她同村中的姐妹们进山采蘑，因为只顾采蘑，在一片松林中与姐妹们失散了，她一时有些惊恐，便大声地呼喊起来，但依然听不到回音。她慌了，想急速地出山；就在这时，她突然发现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在走动，仔细一看，是一只黑熊。秀莲拼命地跑，黑熊拼命地追，她连手里的采蘑筐也扔掉了，她拼命地喊叫：“熊！熊！……快来人哪！”

呼喊没有回音，奔跑也没了力气，她终于被一棵横倒木绊了一跤，摔倒在地上。这时凶恶的黑熊，迅速地向她扑来，秀莲当即吓昏了过去……

然而，黑熊也没有把秀莲吃掉，也没有使她受伤。这只黑熊为什么对人如此仁慈呢？

“也许做侦察工作年久，过于神经质了吧？”商磊这样想着。但他总认为，没有那种不需要什么怀疑就可以把一切弄清楚的侦察工作。

黑瞎子不伤人，也是个值得一猜的谜。

至于那个从国境线上偷渡来的吴德路，向外国间谍提供我边防秘密哨所的问题，与这一次的泄密案件是否有联系，又是一个值得猜的谜。

谜要一个一个地猜，线索要一个一个地查。商磊和李铁

良决定先去访问老猎户吴大雷。

二

吴大雷早先住在长发屯。两年前，因为家里闹“鬼”，老伴吓出了毛病，才卖了房子，迁到新富来落户。在众人的帮助下，在村东头盖了三间砖瓦房。这吴大雷枪法高超，打树枝儿，掐电线，穿瓶子嘴儿，从来是弹无虚发。有一次，他跟一个人喝完酒，借着酒力，那个人非要见识见识他的枪法，冒险把一个饭碗夹在两腿中间，问敢不敢打。吴大雷笑了笑，瞄也没瞄，端枪就是一下，枪响碗碎，人未伤毫毛。吴大雷打了这么多年的猎，很少补过第二枪。他不仅枪法好，而且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时别人跟他上山，连个山鸡的影子也没看到，他的枪却响了，一只肥胖的山鸡掉了下来。有时，走着走着，他突然站住说：“我看见一只狍子，你要不要？”你要是说要，他枪一响，就指出方向叫你去取，保你满意。特别是他智取狗熊胆，更是令人万分折服。

狗熊胆，是医治眼疾的灵丹圣药。熊胆越大，胆汁愈丰裕，价值愈高。每当霜降过后，狗熊钻进石洞或树穴冬眠。这个时候，吴大雷吃上半斤大油、两个馒头，就背着猎枪进山了。他在天仓或地仓里找到冬眠的狗熊并不急于开枪，而是砍削一根桦木杆向洞穴里捅，故意挑逗狗熊生气，使其小而瘪的胆囊急剧膨胀。可是狗熊懒得动弹。吴大雷不气馁，一捅再捅，最后，狗熊忍无可忍，咆哮着出洞报复。当暴怒的狗熊爬离洞穴时，吴大雷的枪响了，狗熊随着枪声倒下。

这样，又大又鼓，汁饱液满的狗熊胆，便一个个落入了吴大雷之手……

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这几天，吴大雷得了病，现在刚刚好转。见侦察科长商磊和侦察员李铁良走进来，吴大雷急忙坐起，让二位坐下，吩咐老伴沏茶倒水。

商磊科长说明了来意，开门见山话正题。吴大雷听了，淡淡地笑了笑，说：“好猎手不动闲枪，好骑手不骑生马，我知道你们登门不会是闲聊呀。”

商磊科长说：“没关系，随便说说看。”

“那好，叫我说，我就说说。”吴大雷喝了口茶水，接下去说，“小莲子遇上黑瞎子这事，就有点怪。”

“怪在哪呢？”商磊科长问。

“在哪？”吴大雷瞪大了两只眼睛，“那我问问你们，狗要是不吃屎，这怪不怪？老虎要是不吃肉，这怪不怪？”

“怪呀！”商磊回答说。

“就是嘛。”吴大雷摆出一副十分内行的架势说，“我打了这么多年的猎，啥野兽的习性不清楚？狼走岭背，狐走山腰，獾走沟底。这可以说是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老虎呢，又不一样，它喜欢的是荒山老林。狗子却是见人就逃跑，可是当它知道并无危险时，一定还返回原地去瞅个究竟，所以人称傻狗子。黑瞎子也不例外，也有自己的一套。它常常是白天找个地方趴着，夜里出来活动。小莲子大白天怎么正巧会碰上它呢？这是一。”

商科长点点头：“那，二呢？”

“二一个？”吴大雷停顿了片刻，好象是在做进一步的思索，“这二一个嘛，就更叫人犯寻思了。熊这种动物看起来蠢笨，实际是个凶恶的动物，猎人给动物排号，叫做一猪、二熊、三老虎，熊究竟吃不吃人？”吴大雷自问自答地说，其实，说熊瞎子不吃死人，那是活人惯的。再说，小莲子也不是死人哪！

“头几年，这附近就有个人被黑瞎子抓住了，把脸都给抓挠破了。人昏过去后，黑瞎子也没放过他，又把他的身上抓遍了，衣服扯得一条一条的，全身都是大血印子。没有把他吃掉，那是碰见什么了。黑瞎子有个习性，见了人先把你扑倒，然后用屁股坐，用巴掌拍，用舌头舔，批评没有脸皮的人不是说，‘你的脸呢？叫黑瞎子舔了？’就是这个意思。”

吴大雷又给商磊和李铁良续了杯水，接着说，“黑瞎子喜欢胭脂气，见了女人更不会放过，舔也把你舔死了。小莲这孩子平时虽说不擦胭脂，不抹粉，但总是要抹雪花膏和香脂什么的，她遇见的这只熊却也奇，那么发善心，连秀莲的一根汗毛也没碰。听救了她的边防军说，在秀莲被吓昏的现场，观察熊迹，好象那黑瞎子在秀莲的身边转了好几圈，你说是个景不？”

“嗯。”商磊听得很有兴致。李铁良在他的笔记本上划了几笔。吴大雷接着说，“我越琢磨这事越奇，若不是闹病，我早就背枪上山了。”

商磊连连点头。他从老猎户吴大雷的谈唠中得到启发，从而也想到，做侦察工作的人，应该是具有广博知识和学问的，看起来，只研究人也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研究植物学、

动物学。常说有披着人皮的狼，那么会不会也有披着熊皮的人？

这个谜值得一猜！

商磊和李铁良从老猎户吴大雷家中走出来，天将傍晚了，吉普车又扬起一片烟尘，疾驶在回归的山路上……

三

商磊在局长办公室里向凌局长做详细的汇报。

商磊说：“从上面调查的这些情况来看，秀莲碰见的这只黑熊，有点特殊。”

凌局长：“噢！特殊在哪？”

商磊说：“它很可能不具备普通黑熊会用巴掌抓，用舌头舔，用屁股坐的本事。所以，它只吓昏了秀莲，就自己迅速走开了。”

凌局长：“可是这种黑熊，在自然界里是不可能有的，就象没有不会跑的马，不会飞的鹰，不会叫的鸡一样。”

商磊：“是这样，所以我才怀疑它有可能是一只特殊的黑熊。”

凌局长：“你的意思是两条腿的熊？”

商磊：“对，很可能是一个披着熊皮的特务。如果不是这样，是不好解释的。”

凌局长：“根据呢？”

商磊：“根据当然还不充分，假如能够得到它的脚印最好。不过，反常也是一种根据。我想，那只黑熊追赶秀莲，

吓昏秀莲，很可能是它正在干着什么，以为被秀莲发现了秘密，或是将要被秀莲发现，才不得已而为之。而它不伤害秀莲，则很可能是它害怕因此更暴露了自己。因为人的作案和野兽的伤害是明显不同的，再高明的人在这一点上也冒充不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忘记这样的事实：过去我们就曾捕获过披着熊皮活动的特务。”

凌局长点点头。显然，他对商磊的看法赞同，或者是基本上赞同。现在，他又象是冲商磊，也象是对自己，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只黑熊跑到青峰山去做什么呢？难道说……”

商磊：“局长，对这个问题我曾仔细地想过，我个人分析，很可能就与我们破的这个案子有关。据红岭技侦分队的罗队长介绍，那条地下电缆就是从青峰山通过去的，这只熊是不是在搞它的鬼？”

“唔，对。”凌局长思索了一会儿，又点点头。他还在头脑里假设出了那只熊的几种作案方法。不过他没有说出口来。因为他明白，假设的东西，是谁都可以做的，现在的关键是行动。于是，他问商磊：“那么，下一步，你们打算怎么办？”

商磊科长胸有成竹地说：“我准备……”

四

江彼岸有座古式建筑的两层小楼，四周有很高的小栅栏，门前一片草地和园林。看上去房子外观不扬，很象一座私人

的别墅。在二楼，有一大间，里面陈设豪华，铺着地毯，天花板上悬着带罩的圆形吊灯。还有双重装置的保险柜，巨大的办公桌上放着几部电话机。

此刻，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正仰卧在沙发上。他旁边的桌子上，放着盛满桔子、苹果、香蕉和葡萄的果盘。果盘的旁边，摆着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伏特加……

他满脸的横肉，肥大的脑袋，象在发肿，两只深深陷进去的蓝眼睛里，闪着残暴、贪婪、阴险而又狡诈的光。他，就是那个曾经审问过吴德路的肿脸胖军官，名叫瓦里。也许是职业的缘故，他会游泳，划船，骑马，开车，拳击，摔跤，打网球，尤其喜欢打猎。但他更是一个极其危险的间谍老手，曾多次策划过向我国派遣特务。因此，他享受着优厚的待遇，小宫殿般的家庭，装饰得神话般的华丽。家里有狩猎室，里面涂成浅棕色，看上去很象围着鹿皮。用具全都用鹿皮包着，甚至华丽的扶手椅也不例外。一个铺着鹿皮的大玻璃橱整整占着一面墙，橱里放置着雕花的短枪和其他狩猎器材。他的饭厅里，檀香木的家俱也是用上等的皮料包着的。顺墙摆着一张小餐桌，桌上摆着水果，各种各样的甜肉，高级香烟，果子酱。顺着另一面墙，摆着一张大一点的餐桌，桌上放的是各国名酒，外国瓷碟。银盘摆在酒瓶旁边，碟里、盘里盛着鱼子酱、熏鲑鱼、大对虾以及最美味的冷盆鱼、肉……楼上除了卧室和盥洗室外，还有一间面积很大的起居室，室内有一个外露的壁炉……

有人很羡慕瓦里。但也有人说，他的这一切，都是用别人的冒险、痛苦、青春，甚至生命换来的。就在刚才，他又结束了一场特殊的也是卑鄙的作战，结果是使一个年轻的华

侨青年被迫当了他们的特务。

那是在四个多月前，他们出于间谍工作的需要，选中了这位华侨青年。为了达到卑鄙的目的，他们偷偷地把一种不易被人察觉的化学粉末放入了这个青年的西服口袋。当他把手插进口袋时，便沾上了粉末，于是在他摸过的物品上就能留下看不见的标记。通过这种手段，在邮局偷看了这个青年的信，从而掌握了他正因失恋而陷入痛苦的心理状态，便派一名美丽的姑娘去接触他，并千方百计地加深他们的感情。他们相爱了，一起逛公园，看戏，经常进行幽会。不久，他们俩一块到某地旅行。晚上，在一家旅馆里，这位美丽的姑娘动情地扑到他的怀里……他怎知道，在这家旅馆里，事先早安排上了窃听器和电视摄影机，还有在黑暗中也能够进行拍摄的红外线摄影机。他们的活动全都被拍照了下来，说话也被录了音。又过了几天，有人便拿着假信和这些照片、录音去找他摊牌，说他“行为不轨”。这个华侨青年因害怕他们的威胁，又迷恋着女色，便在等于“卖身契”的纸上签了字，从此甘心为奴，供他们驱使。

瓦里得意地回想着这一切。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他干的众多勾当中的极普通的一例。

这时，夜已经很深了。可是瓦里还在沙发上仰卧着，不肯去睡。因为按着规定，今天夜里，那个匿影藏形的外国特务“狐狸脸”，将叫人往回发送情报。他在等待着，等待着，希望能把新的、重要的东西搞到手，就象赌徒红眼巴巴地盼望开“和”一样。

过去，瓦里曾多次这样地等待过。可是，他常常等来的是无声无息，他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因此，他等待得也就更

急切，一旦等来了派遣特务发回的情报，那怕并不十分重要，他也要连干几杯。

瓦里终于等来了，女秘书给他送来了一份密码电报。他高兴地仔细看着，看罢不由吃了一惊。原来，是从“秘密山洞”发来的电报，内容是：活动已被公安局察觉，正被追踪。为应急变，决定“动手术”……

“动手术”，这是瓦里的习惯用语，也是他们的行话。就好像称“游泳”是旅行，“生病”是被捕一样。他曾多次地向人讲过：“动手术，就不免要切开皮肤，破坏组织，还要流血。同样的道理，做情报工作有时也要干掉一些人，他们是人类躯体内可以去掉的组织。”

瓦里仿佛又看到了“狐狸脸”。此人在瓦里心目中占着特殊的位置。因他浪漫而又英雄，才号称“狐狸脸”。是啊，狐狸就够狡猾的了，何况他是个高出狐狸的人呢？他能熟练地和足智多谋地使用在诸如我们这样的社会中所能使用的一切接触手段，象水中的鱼一样浮游。为了保住他，“动手术”抛出去一两个小特务，那当然是值得的，特别是现在狐狸比狗更有用。于是，瓦里叫女秘书马上给“秘密山洞”的狐狸脸回电，并口述了电文。

女秘书走后，瓦里皱着眉头想起了最近相继落网的几名间谍。一个叫鲍加的，是金矿工人，一九七六年五月被招募，后来接受派遣，企图秘密拍摄中国边防军事设施，窃取军事情报，不料当场被捉，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再一个叫巩德金，一九六二年在国内因反革命罪被判刑，刑满后在农场就业。一九七五年九月，他叛国越境被招募为间谍。经过特工训练，他于一九七六年六月接受派遣，潜入中国搜集了重要情报后，

又偷越境返回。哪知，不久前当他再次接受派遣时，竟被中国铁路职工和公安人员捕获。由于拒捕杀人，下场比鲍加更惨，被判了死刑。还有一个是刘肥头，他曾经两次被派遣潜入中国，也是没有回来……

不过，瓦里却认为，古时东方人讲命运，近代西方人讲机会，也许就是机会不好。他相信，“狐狸脸”是决不会落网的。这时，他仿佛又看到了“狐狸脸”的傲慢相，又听到了“秘密山洞”里发出的冷笑声：“哼哼，走着瞧吧，我可不是省油灯！”

“秘密山洞”的魔鬼究竟会如何行动呢？

五

当太阳照耀着青峰山的时候，五龙县公安局侦察科长商磊和侦察员李铁良也跑到山上采蘑菇来了。不过，他们今天的装束可全变了，身上没有着装，庄稼人的打扮，手里还挎着一只大筐。嘿，不知道的，还真看不露呢。

那胖胖乎乎的松蘑、榆蘑、榛蘑、元蘑、花脸蘑，真招人喜爱，不过，他们是有心采花无心戴，蘑，不知是怎样从地上拔出来的，也不知道是怎样装进筐子的。

他们在寻找着新的蘑菇群……

熊迹并不象蘑菇那样好找。他们仔细地察看了秀莲遇险的地方，显然还残留着熊迹，按他们掌握的知识，几个能辨识得清楚的熊掌印，是地地道道的熊掌印，看不出什么伪造的痕迹。

现场检查之后，一切情况都无助于说明那些印迹不是熊的而是人的。

“铁良，你说怎么办？”商磊问。

“我的意见是不放弃我们原来的判断，要踏遍山岭。不论是真熊假熊，一定要找到熊。”李铁良说。

“对。这个信心是不能动摇的。”商磊暗自敬佩这个年轻英俊的侦察员李铁良，仿佛觉得五龙县公安局的未来将会出现一个侦察工作的俊杰。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商磊和李铁良几天来出没于森山老林，黑熊终于在他们的面前出现了。

六

树丛中，一只黑熊踩着枯草落叶，影影绰绰地从远处爬过来了。商磊科长和李铁良躲在树后，卧倒在地，心里禁不住一阵惊喜。这心情，远比到动物园看黑熊作揖打立正还要高兴呢。是啊，他们总算没有白跑，到底把黑熊给等来了。不过，高兴是高兴，李铁良的心情却并不轻松，不免有些紧张，连头发都竖起来了。他伸手要从腰间掏枪，但一看到商磊那从容沉稳的神情，他心里又松了口气，把手抽了回来。

商科长和李铁良隐藏在大树的背后，瞪大眼睛注视着。只见这只黑熊，果真是一身黑，只有胸前长着一道月牙形的白毛。它一会儿站住，东张张，西望望，一会摇摇晃晃，继续爬行。令人奇怪的是，这只黑熊虽然“砣儿”不太大，瞅上去也不肥胖，可是却显得有些笨，走起路来很不灵便。它